



這批《宇宙風社月書》由一九四〇年一月起，每月出版一冊，故名爲「月書」。封面用的都是同一個圖，只改變了顏色和人、書名而已...

浙江鎮海人周劭（一九一六至二〇〇三）以字黎庵名於文壇，他是上海東吳大學的法學士，雖任律師卻喜歡寫作...

《宇宙風社月書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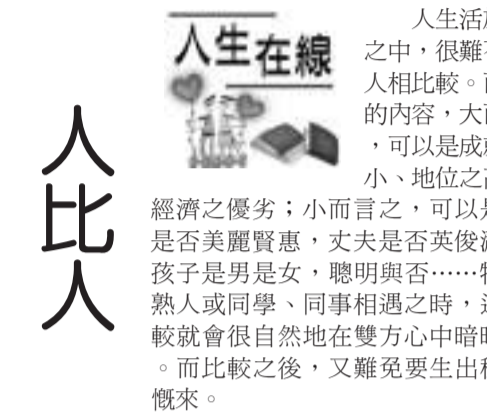
許定銘

一條橫幅的思量

延靜



與此同時，我想的更多的是，韓國殘疾人體育代表團打出一「我們愛中國」這條橫幅，表明了他們的勇氣，也表明他們的遠見...



人生活於社會之中，很難不與他人比較。而比較的內容，大而言之，可以是成就之大小、地位之高低、經濟之優劣..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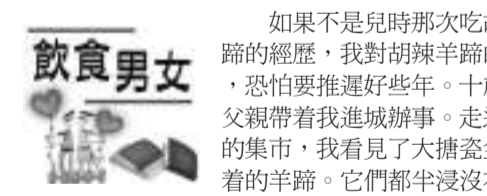
與不如己者相比，當然可以得到一種安慰，甚至可以比出一種優越感來；但與優於自己的人相比，則很容易比出自卑感、失落感...

在我看來，無論是自卑、失落，還是不平，都是自尋煩惱。人與人的智慧、才能、經歷、機遇，以及社會關係和所處的社會環境各不相同...

人的生命個體差別既如此之大，我們在與他人相比時，如能比一比人我之間天賦的穎鈍、付出努力的大小和奮鬥的過程...

胡辣羊蹄

葉萍



如果不是兒時那次吃胡辣羊蹄的經歷，我對胡辣羊蹄的愛好，恐怕要推遲好些年。十歲時，父親帶着我進城辦事...

世間美味的食物，大概都和童年的記憶有關吧，成年後，我的生活裡一直有胡辣羊蹄的身影，它幾乎影響了我對食物的偏好...

海闊天空金克木

徐城北



人與事

時間真快，北大教授金克木去世十周年了。金教授是我父母的老友，他的夫人是我母親的小師妹...

會抱出一疊小冊子新書送給你。五顏六色，大小不一。但你拿回家一讀，卻感到是字字珠璣，美不勝收！

金教授真不是普通人，他很早就是詩人，能寫很舊或很新的詩歌，舊詩的平仄全對，新詩又往往牽涉到這潮流那潮流...

我前邊說過，我們從沒看見他動筆寫文章，但又總能在《讀書》一類雜誌上看到他的華章...



金克木

頭上的星空

馮進

學校室外田徑場四周小丘圍繞，芳草如茵。西北面的山坡上座落着我們的天文台，早上跑步的時候，我總能看見它銀光閃閃的半圓形拱頂...

原來這股浪蕩區域的盲流，日夜飢餓難耐之際，親戚鄉友的家便成了他們的避難所。作爲主人，必須殷勤招待所有到來的鄉親...

我早上跑步經過天文台，偶爾會看到他的大狗在露台上，或坐或立，威風凜凜，見到其他早出遛彎的狗還要叫上幾聲...

周三早上多雲，天空陰沉。不過晚間竟然雲開月出，一片清輝。我到天文台的時候，離晚上七點的約定開放時間還差幾分鐘...

這現象的確叫人驚訝，但當我撥開霧幔做深究，不禁豁然體悟，原來都是地緣與血緣發揮的效應...

初到所島，我見工人早上出門工作，很多人未帶午餐。到用午餐的時候，眾人總是平均分配...

但這卻帶來不少負面影響。一些貪圖逸樂、游蕩、視親友家爲衣食住行的招待所。尤其是年輕一代完成學業後，長期找不到職業...

年後的十年當中，每當我們去看他時，他總是轉身走進另一間屋子，然後從中掏出幾本新作相贈。書都不厚，包裝也並不着力...

這不僅是指令性的，而是可有可無的。金果然有了，編輯部如果看中，就拿去發表。如果金覺得自己沒有，外界還把我怎樣...

這講講，金教授就是超人？否。他家在經濟上並不富裕。因爲夫人不工作，只憑金教授一級人的工資，教授也分級，金教授不是一級...

不久，他夫人也鬱鬱而終。這時，我忽然想起一件更小的事：七十年代末我和妻子第一次去北大他家時，說話鄰近中午，金教授忽然拿出一張百元鈔票...

對此，金大爲滿意，他願意以這樣的態度與我們相處。該罵兩句就罵兩句，該開玩笑就開幾句。此後，金打電話到我們家...

定開放時間還差幾分鐘。進了門，我才知道這座外觀小巧的建築裡面居然有洞天。一樓一小間是接待室，牆上貼着介紹天文台歷史的文字...

許多文明進步、歷史悠久的國家，城鎮裡大街小巷乞丐隨處可見，手牽手，給所島諸多困難...

因爲這個緣故，所有島民都遵循、崇奉這條路。家都住地緣與血緣這條路。家都住地緣與血緣這條路。家都住地緣與血緣這條路...

所羅門島民的地緣與血緣

冰谷

因爲這個緣故，所有島民都遵循、崇奉這條路。家都住地緣與血緣這條路。家都住地緣與血緣這條路。家都住地緣與血緣這條路...



文化經緯

據悉，上海參觀團所羅門館的人們，無不對這座太平洋上的島國感到新奇與興趣。我因曾在那裡工作過，在此不妨簡介其熾烈的民族觀念...